



世界

名著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复活）

责任编辑：王亦农

封面设计：顾与孟

出 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5638766）

发 行：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武汉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61.5

字 数：350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5601—2864—5/I · 168

全套定价：24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第一部

一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8点，省立监狱办公室准备将一男两女三个在押犯，解送到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

监狱看守长走进女监又暗又臭的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女看守。

“您是来提玛丝洛娃吧？”她问看守长。

看守长当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扑鼻而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着白衣白裙，外面套一件灰色囚袍，大步地走出牢房。她的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几绺乌黑的分明是有意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

她的脸色苍白，让人想起储存在地窖里土豆的新芽。一双眼睛，在苍白的脸庞衬托下，显得乌黑发亮，虽然略微有点浮肿，但显得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她笔直



地站着，挺起丰满的胸部。她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样子。

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她哑着嗓子对玛丝洛娃说：“千万别多说话，说定的就别改。”

“只要有个结论就行了，我想总比现在好。”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走！”

窗洞里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快步走着。他们走下一段石砌的楼梯，走过比女监更臭更乱的男监。

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他们走进办公室。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

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玛丝洛娃说：

“你把这个女犯带去吧！”

那押送兵本是一个农民，红脸膛，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里，笑嘻嘻地向他那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眼睛。那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着监狱大门走去。

监狱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最后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店铺老板、厨娘、工人，纷纷好奇地打量着女犯。孩子们害怕地看着这个女强盗，心想，多亏有士兵押着，她不会再干坏事了。

一个卖掉了煤炭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在自己胸脯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的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周围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并没有转过头，她

悄悄地斜着眼睛瞟那些看她的人。大家都在注意她，为此，她觉得高兴。

这里的空气带有春天的气息，比牢房里清爽多了，这也使她非常高兴。

但是，她好长时间没有在石子的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觉得挺疼痛。她瞅瞅自己的脚下，竭力想走得轻一点。

这时，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许多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打搅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

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了起来，飞过女犯耳边，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但又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跟着饲养牲口的祖母生活在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

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的习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不再给这个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

于是，这些孩子不久就饿死了。

五个孩子就这样死了。个个都受过洗礼，个个都吃不上奶，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偏偏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恰巧来到牲口棚，无意中看见那娃娃，这使她动了恻隐之心，就自愿做她的教母。

后来，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常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就这样，女孩活了下来。

女孩长到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



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了欢乐。

姐俩儿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脾气比较暴躁。索菲雅把这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教她念书，打算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

玛丽雅却想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对她很严格，碰到自己情绪不好时，就罚她，有时甚至打她。小姑娘处于两种不同的态度，自己长大成人后，便一半成了个侍女，一半成了个养女。她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的铜框，烧菜，煮咖啡，洗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朗读书本。

有人来给她说媒，她一个也不肯嫁，她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日子一定很艰苦。她过惯了地主家的舒适日子。就这样，她一直生活到了十六岁。

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家财万贯在大学念书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明说，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

过了两年后，这位少爷奔赴战场，途经姑妈家，在这儿住了四天。临走的那天夜里，他引诱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他走后五个月，她才确定自己是怀孕了。

从此，她的性情变得非常暴躁，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免这个耻辱。她对两个老姑娘，不但敷衍了事，而且有时连自己都没料到，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开始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粗话，事后又后悔，于是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出来后，她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可是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是个色鬼，整天纠缠她。

有一回，他逼她逼得特别紧，她发了火，骂他是蠢蛋和老鬼，而且使劲地把他推到地上。她因为这事被解雇了。这时，

因为快要分娩，她不可能再找工作了，就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寡妇给人接生，并且贩卖私酒。她分娩很顺利，可是接生婆刚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了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刚搬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边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打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搬出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怎样省钱，待人又实在，谁要就给谁。被接生婆骗走了一百多卢布，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等，花掉了。

因此，当卡秋莎身体恢复健康时，已经身无分文。于是，她到一个林务官家干活。虽然林务官有老婆，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烦他，尽力躲开他。

但林务官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当她看到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肯示弱，两人打了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轰了出来，连工资都没拿到。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她的姨妈家住下。姨父是个装订工人，原来的日子过得不错，但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浇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

姨妈开一家小小的洗衣店，以此养活儿女，供养落魄的丈夫。姨妈让玛丝洛娃到她的洗衣店当女工。玛丝洛娃见到洗衣店里女工的生活十分艰苦，始终犹豫不决。

后来，她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

可是，不到一个星期，那个留着小胡子、刚念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整天缠住玛丝洛娃不放。做母亲的却



认为玛丝洛娃引诱自己的儿子，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找不到新的工作，无意中，她在佣工介绍所遇到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的太太。

这位太太搞清了玛丝洛娃的背景，就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喝酒、吃馅饼，同时打发侍女出去送一封信。

傍晚时分，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老头走进这个屋里。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光，笑眯眯地打量着她，和她说笑话。

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非常新鲜！”女主人又把玛丝洛娃叫过去，说他是作家，钱多得不得了，只要她能让他高兴，他是很舍得花钱的。她果然让作家满意了，作家真的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常同她相会。钱很快花完了。她给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丝带。

过了几天，作家又来请她去。她就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让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为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辞别了作家，搬到另一个更小的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开始答应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走了。玛丝洛娃本想自己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她只好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毕恭毕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让她当洗衣妇的事了，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

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充满怜悯地瞧着屋子里的洗衣妇。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得了肺病，过着像苦役犯一样的生活。

正在玛丝洛娃生活没有着落，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她。

牙婆让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她向玛丝洛娃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和优点。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或者低眉顺眼地去当女仆，但这样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取得黄色执照，取得合法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报酬丰厚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人，报复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人。

同时还有一个因素诱惑她，使她最后下定决心，那就是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都可以做。玛丝洛娃想像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的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禁不住诱惑，把自己的身份证交出去，换取黄色执照。

当天傍晚，牙婆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答叶娃妓院里。

从此，玛丝洛娃就开始过起犯罪的生活来。千千万万这样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它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保护。最后，这类妇女十有八九未老先衰，受着疾病的折磨，过早夭折。

她们夜里纵酒行乐，早上和白天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或者喝咖啡醒酒，身上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几个房间里疲乏地走来走去，隔着窗帘向外望望，无精打采地骂上几句。接着是梳洗，画眉毛，涂脂抹粉，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

客人们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客人中间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半大孩子，也有老态龙钟的老头，总之，各种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音乐和着嘈杂的调笑声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能脱身去睡觉。天天都是如此。



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妓院生活的第七年，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她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她进了监狱。她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她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二

正当玛丝洛娃跟着士兵走了许多路，累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才走到州法院的那所大厦时，她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铺了鸭绒垫褥的弹簧床上，他呆呆地看着前面，思索着昨天发生过什么事，今天要做什么事。

昨天晚上，他是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的。大家都猜想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他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到卧室旁边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溢着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味道。

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他那些镶补过多处的牙齿，用漱口药水漱了漱口。然后开始擦洗身子，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擦干身子。他用香皂洗手，拿刷子仔细刷净长指甲盖，在大理石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粗脖子，接着走到卧室旁的第三间屋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

洗完了，他穿上洁净的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在梳妆台前坐下，梳理他那鬈曲的黑胡子和头顶上已经稀疏的鬃发。

聂赫留朵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取了两样，然后从椅子上拿起早已刷干净的衣服穿好。

他走进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上面摆着橡木酒柜和一张活动大饭桌，桌腿雕成狮爪的样

子，很是气派。桌上铺着一块浆过的、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壶、银糖缸、盛着煮开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

桌上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最新出版的法语杂志《两个世界》。聂赫留朵夫正要拆信，通向走廊的门里忽然走进来一个身材丰满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穿着丧服，头上扎着花边装饰。她叫阿格拉费娜，原来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他的母亲在这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家的女管家。

“您早，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吗？”聂赫留朵夫逗她说。

“柯察金家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现在她还在等着呢。”阿格拉费娜一边说，一边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等。”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注意到阿格拉费娜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笑容的意思是，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猜想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但阿格拉费娜笑容的含义却使聂赫留朵夫不高兴。

“那我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费娜把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回原处，然后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费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灰色厚信纸，上面的字迹尖细而又潇洒，他读了起来：

既然我承担了对你的责任，那么，我提醒您，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如果像昨天那样所答应

的，陪着我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您就要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您不要忘记这件事。

公爵小姐玛·柯察金

信纸背面附了两句：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候。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在近两个月来不断向他进攻的又一次。

但凡是年纪已不是很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婚姻问题往往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不过，除此之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他即使拿定了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他认为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她还不承认这一点。

聂赫留朵夫每年都要到某县参加贵族选举，那个女人是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终于勾引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对她是一天比一天迷恋，同时又一天比一天憎恶。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浑身不自在。但他的激动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特别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重大问题时支持他。

“现在我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做任何事。”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一个星期以前，他曾写



过一封信给她，态度很坚决，承认自己有错，不惜一切方式改错，不过为了她的幸福，他们之间的关系必须一刀两断。

目前，他就在等她，的回信，但没有等到。没有回信也可以看作是个好兆头。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那边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有些犯酸，但同时又有些高兴，毕竟可以摆脱虚伪了。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的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他，聂赫留朵夫务必亲自回乡一次，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做出决定：是继续依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按照他总管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由自己耕种。总管认为如果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

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要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无论如何也收不齐，他只好求助官府，强制他们缴纳。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又愉快又不愉快。愉快的是他感到自己已经掌握了大量产业。不愉快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的忠实信徒，曾经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不仅在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分给农民，因为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成为地主。

现在，他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种方法中间选择一种：要么像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要么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

第一种办法他做不到，因为他除了土地，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他不愿意做官，又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的生活



习惯。再者，他也感到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至于第二种方法，要否定“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也无法办到。

聂赫留朵夫在大写字台上标明“紧急”字样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他按了按墙上的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留着络腮胡子的老仆人，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替我道谢，我会尽力赶到的。”

“是。”

等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一辆熟悉的出租的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聂赫留朵夫愿意同柯察金小姐结婚有一些特殊原因：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教养——他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认为只有她才真正了解他。不想同她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更好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自己的理由，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

“既然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些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得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无声息地来到法院门口时，他想。他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里已经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在执行任务。律师和法院职员走来走去。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低着头在墙边踱步，或者

坐在那儿等待。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你是找刑事法庭。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指的方向走去。

法警指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模样和善、体格魁伟的商人，情绪特别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对，就是这儿，先生，您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当他得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时，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手说，“您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这个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来自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长外衣。

尽管这其中有不少人是放下自己的事来参加陪审的，他们嘴里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洋洋，自以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凡是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托人介绍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荣耀的事。聂赫留朵夫像平时同陌生人应酬一样，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是答不上来，因为这辈子他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

他自己也明白。但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一个人不尊敬他，这使他很不高兴。

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以前认识的人，名字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曾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如今当上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那种旁若无人的大笑，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上了圈套，逃不掉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纵声大笑。

“我根本就没有想逃。”聂赫留朵夫冷淡地回答。

“嗯，好，真有公民的献身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时候就有意思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越发响亮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了，但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有一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这样，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庭长一大早就来到法庭了。他体格魁梧，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已经成了家，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同他一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克拉拉的来信。去年夏天她曾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她说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

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以便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情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不料，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

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